舊唐書/卷6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李靖　李勣 ◄

舊唐書
卷六十八
列傳第十八　尉遲敬德　秦叔寶　程知節　段志玄　張公謹

► 侯君集　張亮　薛萬徹

尉遲敬德　秦叔寶　程知節　段志玄　張公謹子:大素　大安

尉遲敬德

尉遲敬德，朔州善陽人。大業末，從軍於高陽，討捕群賊，以武勇稱，累授朝散大夫。劉武周起，以爲偏將，與宋金剛南侵，陷晉澮二州。敬德深入，至夏縣，應接呂崇茂，襲破永安王孝基，執獨孤懷恩、唐儉等。武德三年，太宗討武周於柏壁，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於介休。金剛戰敗，奔於突厥；敬德收其餘眾，城守介休。太宗遣任城王道宗、宇文士及往諭之。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。太宗大悅，賜以曲宴，引爲右一府統軍，從擊王世充於東都。既而尋相與武周下降將皆叛，諸將疑敬德必叛，囚於軍中。行臺左僕射屈突通、尚書殷開山咸言：「敬德初歸國家，情志未附。此人勇健非常，縶之又久，既被猜貳，怨望必生。留之恐貽後悔，請即殺之。」太宗曰：「寡人所見，有異於此。敬德若懷翻背之計，豈在尋相之後耶？」遽命釋之，引入臥內，賜以金寶，謂曰：「丈夫以意氣相期，勿以小疑介意。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，公宜體之。必應欲去，今以此物相資，表一時共事之情也。」是日，因從獵於榆窠，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。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，敬德躍馬大呼，橫刺雄信墜馬。賊徒稍卻，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。更率騎兵與世充交戰，數合，其眾大潰，擒僞將陳智略，獲排槊兵六千人。太宗謂敬德曰：「比眾人證公必叛，天誘我意，獨保明之，福善有徵，何相報之速也！」特賜金銀一篋，此後恩眄日隆。敬德善解避槊，每單騎入賊陣，賊槊攢刺，終不能傷，

又能奪取賊槊，還以刺之。是日，出入重圍，往返無礙。齊王元吉亦善馬槊，聞而輕之，欲親自試，命去槊刃，以竿相刺。敬德曰：「縱使加刃，終不能傷。請勿除之，敬德槊謹當卻刃。」元吉竟不能中。太宗問曰：「奪槊、避槊，何者難易？」對曰：「奪槊難。」乃命敬德奪元吉槊。元吉執槊躍馬，志在刺之，敬德俄頃三奪其槊。元吉素驍勇，雖相嘆異，甚以爲恥。及竇建德營於板渚，太宗將挑戰，先伏李勣、程知節、秦叔寶等兵。太宗持弓矢，敬德執槊，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。賊眾大驚擾，出兵數千騎，太宗逡巡漸卻，前後射殺數人，敬德所殺亦十數人，遂引賊以入伏內。於是與勣等奮擊，大破之。王世充兄子僞代王琬，使於建德軍中，乘隋煬帝所御驄馬，鎧甲甚鮮，迴出軍前以誇眾。太宗曰：「彼之所乘，眞良馬也。」敬德請往取之，乃與高甑生、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，擒琬，引其馬以歸，賊眾無敢當者。又從討劉黑闥於臨洺，黑闥軍來襲李世勣，太宗勒兵掩賊，復以救之。既而黑闥眾至，其軍四合，敬德率壯士犯圍而入，大破賊陣，太宗與江夏王道宗乘之以出。又從破徐圓朗。累有戰功，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。

隱太子、巢剌王元吉將謀害太宗，密致書以招敬德曰：「願迂長者之眷，敦布衣之交，幸副所望也。」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。敬德辭曰：「敬德起自幽賤，逢遇隋亡，天下土崩，竄身無所，久淪逆地，罪不容誅。實荷秦王惠以生命，今又隸名藩邸，唯當以身報恩。於殿下無功，不敢謬當重賜。若私許殿下，便是二心，徇利忘忠，殿下亦何所用？」建成怒，是後遂絶。敬德尋以啟聞，太宗曰：「公之素心，鬱如山嶽，積金至斗，知公情不可移。送來但取，寧須慮也。若不然，恐公身不安。且知彼陰計，足爲良策。」元吉等深忌敬德，令壯士往刺之。敬德知其計，乃重門洞開，安臥不動，賊頻至其庭，終不敢入。元吉乃譖敬德於高祖，下詔獄訊驗，將殺之，太宗固諫得釋。會突厥侵擾烏城，建成舉元吉爲將，密謀請太宗同送於昆明池，將加屠害。敬德聞其謀，與長孫無忌遽啟太宗曰：「大王若不速正之，則恐被其所害，社稷危矣。」太宗嘆曰：「今二宮離阻骨肉，滅棄君親，危亡之機，共所知委。寡人雖深被猜忌，禍在須臾，然同氣之情，終所未忍。欲待其先起，然後以義討之，公意以爲何如？」敬德曰：「人情畏死，眾人以死奉王，此天授也。若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雖存仁愛之小情，忘社稷之大計，禍至而不恐，將亡而自安，失人臣臨難不避之節，乏先賢大義滅親之事，非所聞也。以臣愚誠，請先誅之。王若不從，敬德言請奔逃亡命，不能交手受戮。且因敗成功，明賢之高見；轉禍爲福，智士之先機。敬德今若逃亡，無忌亦欲同去。」太宗猶豫未決，無忌曰：「王今不從敬德之言，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。事今敗矣，其若之何？」太宗曰：「寡人所言，未可全棄，公更圖之。」敬德曰：「王今處事有疑，非智；臨難不決，非勇。王縱不從敬德言，請自決計，其如家國何？其如身命何？且在外勇士八百餘人，今悉入宮，控弦被甲，事勢已就，王何得辭！」敬德又與侯君集日夜進勸，然後計定。時房玄齡、

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府，不得復入。太宗令長孫無忌密召之，玄齡等報曰：「有敕不許更事王，今若私謁，必至誅滅，不敢奉命。」太宗大怒，謂敬德曰：「玄齡、如晦豈背我耶？」取所佩刀授敬德曰：「公且往，觀其無來心，可並斬其首持來也。」敬德又與無忌喻曰：「王已決計剋日平賊，公宜即入籌之。我等四人不宜群行在道。」於是玄齡、如晦著道士服隨無忌入，敬德別道亦至。

六月四日，建成既死，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，元吉走馬東奔，左右射之墜馬。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，橫被所繓，墜不能興。元吉遽來奪弓，垂欲相扼，敬德躍馬叱之，於是步走，欲歸武德殿，敬德奔逐射殺之。其宮府諸將薛萬徹、謝叔方、馮立等率兵大至，屯於玄武門，殺屯營將軍。敬德持建成、元吉首以示之，宮府兵遂散。是時，高祖泛舟於海池。太宗命敬德侍衞高祖。敬德擐甲持矛，直至高祖所。高祖大驚，問曰：「今日作亂是誰？卿來此何也？」對曰：「秦王以太子、齊王作亂，舉兵誅之，恐陛下驚動，遣臣來宿衞。」高祖意乃安。南衙、北門兵馬及二宮左右猶相拒戰，敬德奏請降手敕，令諸軍兵並受秦王處分，於是內外遂定。高祖勞敬德曰：「卿於國有安社稷之功。」賜珍物甚眾。太宗陞春宮，授太子左衞率。時議者以建成等左右百餘人，併合從坐籍沒，唯敬德執之不聽，曰：「爲罪者二凶，今已誅訖，若更及支黨，非取安之策。」由是獲免。及論功，敬德與長孫無忌爲第一，各賜絹萬匹；齊王府財幣器物，封其全邸，盡賜敬德。

貞觀元年，拜右武候大將軍，賜爵吳國公，與長孫無忌、房玄齡、杜如晦四人並食實封千三百戶。會突厥來入寇，授涇州道行軍總管以擊之。賊至涇陽，敬德輕騎與之挑戰，殺其名將，賊遂敗。敬德好訐直，負其功，每見無忌、玄齡、如晦等短長，必面折廷辯，由是與執政不平。三年，出爲襄州都督。八年，累遷同州刺史。嘗侍宴慶善宮，時有班在其上者，敬德怒曰：「汝有何功，合坐我上？」任城王道宗次其下，因解喻之。敬德勃然，拳毆道宗目，幾至眇。太宗不懌而罷，謂敬德曰：「朕覽漢史，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，意常尤之。及居大位以來，常欲保全功臣，令子孫無絕。然卿居官輒犯憲法，方知韓彭夷戮，非漢祖之愆。國家大事，唯賞與罰，非分之恩，不可數行，勉自修飭，無貽後悔也。」十一年，封建功臣爲代襲刺史，冊拜敬德宣州刺史，改封鄂國公。後歷鄜夏二州都督。十七年，抗表乞骸骨，授開府儀同三司，令朝朔望。尋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。及太宗將征高麗，敬德奏言：「車駕若自往遼左，皇太子又在定州，東西二京，府庫所在，雖有鎮守，終是空虛。遼東路遙，恐有玄感之變。且邊隅小國，不足親勞萬乘，伏請委之良將，自可應時摧滅。」太宗不納，令以本官行太常卿，爲左一馬軍總管，從破高麗於駐蹕山。軍還，依舊致仕。敬德末年篤信仙方，飛煉金石，服

食雲母粉，穿築池臺，崇飾羅綺，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，不與外人交通，凡十六年。顯慶三年，高宗以敬德功，追贈其父爲幽州都督。其年薨，年七十四。高宗爲之舉哀，廢朝三日，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，冊贈司徒、并州都督，謚曰忠武，賜東園秘器，陪葬於昭陵。子寶琳嗣，官至衞尉卿。

秦叔寶

秦叔寶，名瓊，齊州歷城人。大業中，爲隋將來護兒帳內。叔寶喪母，護兒遣使弔之，軍吏怪曰：「士卒死亡及遭喪者多矣，將軍未嘗降問，獨弔叔寶何也？」答曰：「此人勇悍，加有志節，必當自取富貴，豈得以卑賤處之？」隋末群盜起，從通守張須陀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。賊眾十餘萬，須陀所統纔萬人，力勢不敵，去賊六七里立柵，相持十餘日，糧盡將退，謂諸將士曰：「賊見兵卻，必輕來追我。其眾既出，營內即虛，若以千人襲營，可有大利。此誠危險，誰能去者？」人皆莫對，唯叔寶與羅士信請行。於是須陀委柵遁，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於蘆葦間。既而明月果悉兵追之，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柵，柵門閉不得入，二人超昇其樓，拔賊旗幟，各殺數人，營中大亂。叔寶、士信又斬關以納外兵，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，煙焰漲天。明月奔還，須陀又回軍奮擊，大破賊眾。明月以數百騎遁去，餘皆虜之。由是勇氣聞於遠近。又擊孫宣雅於海曲，先登破之。以前後累勳授建節尉。從須陀進擊李密於滎陽，軍敗，須陀死之，叔寶以餘眾附裴仁基。會仁基以武牢降於李密，密得叔寶大喜，以爲帳內驃騎，待之甚厚。密與化及大戰於黎陽童山，爲流矢所中，墮馬悶絶。左右奔散，追兵且至，唯叔寶獨捍衞之，密遂獲免。叔寶又收兵與之力戰，化及乃退。後密敗，又爲王世充所得，署龍驤大將軍。叔寶薄世充之多詐，因其出抗官軍，至於九曲，與程咬金、吳黑闥、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，下馬拜世充曰：「雖蒙殊禮，不能仰事，請從此辭。」世充不敢逼，於是來降。高祖令事秦府，太宗素聞其勇，厚加禮遇。從鎮長春宮，拜馬軍總管。又從征於美良川，破尉遲敬德，功最居多。高祖遣使賜以金瓶，勞之曰：「卿不顧妻子，遠來投我，又立功效。朕肉可爲卿用者，當割以賜卿，況子女玉帛乎？卿當勉之。」尋授秦王右三統軍。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。録前後勳，賜黃金百斤、雜彩六千段，授上柱國。從討王世充，每爲前鋒。太宗將拒竇建德於武牢，叔寶以精騎數十先陷其陣。世充平，進封翼國公，賜黃金百斤、帛七千段。從平劉黑闥，賞物千段。叔寶每從太宗征伐，敵中有驍將銳卒，炫耀人馬，出入來去者，太宗頗怒之，輒命叔寶往取。叔寶應命，躍馬負槍而進，必刺之萬眾之中，人馬辟易，太宗以是益重之，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。

六月四日，從誅建成、元吉。事寧，拜左武衞大將軍，食實封七百戶。其後每多疾病，

因謂人曰：「吾少長戎馬，所經二百餘陣，屢中重瘡。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，安得不病乎？」十二年卒，贈徐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太宗特令所司就其塋內立石人馬，以旌戰陣之功焉。十三年，改封胡國公。十七年，與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。

程知節

程知節，本名咬金，濟州東阿人也。少驍勇，善用馬槊。大業末，聚徒數百，共保鄉里，以備他盜。後依李密，署爲內軍驃騎。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，隸四驃騎，分爲左右以自衞，號爲內軍。自云：「此八千人可當百萬。」知節既領其一，甚被恩遇。及王世充出城決戰，知節領內馬軍，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，單雄信領外馬軍，營在偃師城北。世充來襲雄信營，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。行儼先馳赴敵，爲流矢所中，墜於地。知節救之，殺數人，世充軍披靡，乃抱行儼重騎而還。爲世充騎所逐，刺槊洞過，知節回身捩折其槊，兼斬獲追者，於是與行儼俱免。及密敗，世充得之，接遇甚厚。知節謂秦叔寶曰：「世充器度淺狹，而多妄語，好爲咒誓，乃巫師老嫗耳，豈是撥亂主乎？」及世充拒王師於九曲，知節領兵在其陣，與秦叔寶等馬上揖世充曰：「荷公接待，極欲報恩。公性猜貳，傍多扇惑，非僕託身之所，今謹奉辭。」於是躍馬與左右數十人歸國，世充懼，不敢追之。授秦王府左三統軍。破宋金剛，擒竇建德，降王世充，並領左一馬軍總管。每陣先登，以功封宿國公。武德七年，建成忌之，構之於高祖，除康州刺史。知節白太宗曰：「大王手臂今並翦除，身必不久。知節以死不去，願速自全。」六月四日，從太宗討建成、元吉。事定，拜太子右衞率，遷右武衞大將軍，賜實封七百戶。貞觀中，歷瀘州都督、左領軍大將軍。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，改封盧國公，授普州刺史。十七年，累轉左屯衞大將軍，檢校北門屯兵，加鎮軍大將軍。永徽六年，遷左衞大將軍。顯慶二年，授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。師次怛篤城，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，知節屠城而去，賀魯遂即遠遁。軍還，坐免官。未幾，授岐州刺史。表請乞骸骨，許之。麟德二年卒，贈驃騎大將軍、益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子處默，襲爵盧國公。處亮，以功臣子尚太宗女清河長公主，授駙馬都尉、左衞中郎將。少子處弼，官至右金吾將軍。處弼子伯獻，開元中，左金吾大將軍。

段志玄

段志玄，齊州臨淄人也。父偃師，隋末爲太原郡司法書佐，從高祖起義，官至郢州刺史。志玄從父在太原，甚爲太宗所接待。義兵起，志玄募得千餘人，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。從平霍邑，下絳郡，攻永豐倉，皆爲先鋒，歷遷左光祿大夫。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，

文靜爲通將桑顯和所襲，軍營已潰，志玄率二十騎赴擊，殺數十人而還。爲流矢中足，慮眾心動，忍而不言，更入賊陣者再三。顯和軍亂，大軍因此復振，擊，大破之。及屈突通之遁，志玄與諸將追而擒之，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。後從討王世充，深入陷陣，馬倒，爲賊所擒。兩騎夾持其髻，將渡洛水，志玄踴身而奮，二人俱墜馬，馳歸，追者數百騎，不敢逼。及破竇建德，平東都，功又居多。遷秦王府右二護軍，賞物二千段。隱太子建成、巢剌王元吉競以金帛誘之，志玄拒而不納，密以白太宗，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建成、元吉。太宗即位，累遷左驍衞大將軍，封樊國公，食實封九百戶。文德皇后之葬也，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。太宗夜使宮官至二將軍所，士及開營內使者，志玄閉門不納，曰：「軍門不可夜開。」使者曰：「此有手敕。」志玄曰：「夜中不辯眞僞。」竟停使者至曉。太宗聞而嘆曰：「此眞將軍也，周亞夫無以加焉。」十一年，定世封之制，授金州刺史，改封褒國公。十二年，拜右衞大將軍。十四年，加鎭軍大將軍。十六年，寢疾，太宗親自臨視，涕泣而別，顧謂曰：「當與卿子五品。」志玄頓首固請回授母弟志感，太宗遂授志感左衞郎將。及卒，上爲發哀，哭之甚慟，贈輔國將軍、揚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謚曰忠壯。十七年正月，詔圖形於凌煙閣。子瓚，襲爵褒國公，武太后時，官至左屯衞大將軍。子懷簡，襲爵，開元中，官至太子詹事。

張公謹

張公謹，字弘慎，魏州繁水人也。初爲王世充洧州長史。武德元年，與王世充所署洧州刺史崔樞以州城歸國，授鄒州別駕，累除右武候長史。初未知名，李勣、尉遲敬德亦言之，乃引入幕府。時太宗爲隱太子建成、巢王元吉所忌，因召公謹，問以自安之策，對甚合旨，漸見親遇。及太宗將討建成、元吉，遣卜者灼龜占之，公謹自外來見，遽投於地而進曰：「凡卜筮者，將以決嫌疑，定猶豫，今既事在不疑，何卜之有？縱卜之不吉，勢不可已。願大王思之。」太宗深然其言。六月四日，公謹與長孫無忌等九人伏於玄武門以俟變。及斬建成、元吉，其黨來攻玄武門，兵鋒甚盛。公謹有勇力，獨閉門以拒之。以功累授左武候將軍，封定遠郡公，賜實封一千戶。貞觀元年，拜代州都督，上表請置屯田以省轉運，又前後言時政得失十餘事，並見納用。後遣李靖經略突厥，以公謹爲副，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：「頡利縱慾肆情，窮凶極暴，誅害良善，暱近小人，此主昏於上，其可取一也。又其別部同羅、僕骨、回紇、延陀之類，並自立君長，將圖反噬，此則眾叛於下，其可取二也。突厥被疑，輕騎自免；拓設出討，匹馬不歸；欲谷喪師，立足無地，此則兵挫將敗，其可取三也。塞北霜早，糧餱乏絕，其可取四也。頡利疏其突厥，親委諸胡，胡人翻覆，是其常性，大軍一臨，內必生變，其可取五也。華人入北，其類實多，比聞自相嘯聚，保據山險，師出塞垣，自然有應，其可取六也。」太宗深納

之。破定襄，敗頡利，璽書慰勞，進封鄒國公。轉襄州都督，甚有惠政。卒官，年三十九。太宗聞而嗟悼，出次發哀，有司奏言：「准陰陽書，日子在辰，不可哭泣，又爲流俗所忌。」太宗曰：「君臣之義，同於父子，情發於衷，安避辰日？」遂哭之。贈左驍衞大將軍，謚曰襄。十三年，追思舊功，改封郯國公。十七年，圖形於凌煙閣。永徽中，又贈荊州都督。長子大象嗣，官至戶部侍郎。次子大素、大安，並知名。

公謹子 大素

大素，龍朔中歷位東臺舍人，兼修國史，卒於懷州長史，撰後魏書一百卷、隋書三十卷。

公謹子 大安

大安，上元中歷太子庶子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時章懷太子在春宮，令大安與太子洗馬劉訥言等注范曄後漢書。宮廢，左授普州刺史。光宅中，卒於橫州司馬。

大安子 洸

大安子洸，開元中爲國子祭酒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敬德奪槊陷陣，鼓勇王師，卻賂報恩，竭忠霸主。然而奮拳負氣，非自全之道；文皇告誡之言，可爲功臣藥石。叔寶善用馬槊，拔賊壘則以寡敵眾，可謂勇矣。知節志平國難，拜隼簠則致命輔君，可謂忠矣。而並曉世充之猜貳，識唐代之霸圖，可謂見幾君子矣。志玄中鏑不言，竟安師旅。公謹投龜定議，志助儲君。皆所謂猛將謀臣，知機識變。有唐之盛，斯實賴焉。

贊

贊曰：太宗經綸，實賴虎臣。胡鄂諸將，奮不顧身。圖形凌煙，配食嚴禋。光諸簡冊，爲報君親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